

DEL
SENTIMIENTO
TRÀGICO DE
LA VIDA

Miguel De Unamuno

生命的 悲剧 意识



[西班牙]

乌纳穆诺 著

段继承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DEL
SENTIMIENTO
TRÀGICO DE
LA VIDA

Miguel De Unamuno

[西班牙]

乌纳穆诺 著

段继承 译

生命的

悲 剧

意 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的悲剧意识/(西)乌纳穆诺著;段继承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ISBN 978-7-208-15745-3

I. ①生… II. ①乌… ②段… III. ①生命哲学-研究 IV. ①B0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37023 号

责任编辑 毛衍沁

封面设计 肖晋兴

生命的悲剧意识

[西]乌纳穆诺 著

段继承 译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5
插页 4
字数 245,000
版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745-3/B·1389
定价 56.00 元

关于《生命的悲剧意识》

段继承

我国翻译出版介绍西班牙作家涉及人生和西班牙民族灵魂的作品、涉及西班牙宗教和哲学的专著,为数不多。乌纳穆诺以其渊博的知识和讲究的修辞撰写的《生命的悲剧意识》这部不朽之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一、乌纳穆诺其人

有一则传说这样讲^①: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二世(1857—1885年在位)要给乌纳穆诺颁发阿方索十二世十字勋章,乌纳穆诺穿着一身平时穿的衣服来到王宫对国王说:“我来这里是为了感谢陛下授予我的勋章,我受之无愧。”国王听后感到十分惊讶并对他说:“真是匪夷所思,我给别人授勋时,他们都斩钉截铁地说‘受之有愧’。”乌纳穆诺回答说:“他们说得很对。”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胡戈(Miguel de Unamuno Jugo, 1864—1936)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西班牙著名作家、文学家、思想

^① 引自西班牙《号角报》(Clarín)1998年5—6月双月刊(总第15期)《致米格尔·德·乌纳穆诺》一文。

家、哲学家和教育家。虽然他的作品今天已是家喻户晓，但他在世时不少人并不特别喜欢他。他得罪过不少人，从上述的传闻中即可看出，他把所有获得阿方索十二世十字勋章的人都以调侃的方式得罪了。他在评论一些伪哲学家时说，他们的作品往往是在猪的鼻孔里插大葱，是把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换成了带尾巴的母猪形象。他们惯用的骗人手段不过是偷梁换柱而已，他们提出许多令人费解的问题而从不给出答案，让读者无所适从。乌纳穆诺因教育经费问题竟然敢于公开抨击国王阿方索十三世(1902—1931年在位)。1924年因反对西班牙里维拉实行军事独裁(1923—1930年)，他被撤销萨拉曼卡大学校长职务并被流放到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富埃特文图拉岛，他从那里逃到法国避难，直到1931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才重新担任该大学校长。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在有佛朗哥出席的萨拉曼卡大学开学典礼之上，72岁高龄的乌纳穆诺校长说出了一句流传后世的名言：“你们可以以力服人，但不能以理服人。”(Venceréis, pero no convencereis.)

乌纳穆诺在世时，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关于他的评论和评价数不胜数，至今仍为评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生命的悲剧意识》出版后，曾经引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讨论。但是，如今在西班牙国内外提到乌纳穆诺时，人们都一致认为，乌纳穆诺是一个博学多才、能言善辩的天才，对促进20世纪初西班牙现代思想、哲学、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西班牙《号角报》刊登的《致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颂扬文章长达四千字，在其结尾称颂道：“实在遗憾您的离去，您离开了您的祖国西班牙，她像没有父亲的孤儿被人遗弃。更遗憾的是，您不能再踏上这片

土地。”乌纳穆诺以文学为工具,以教育为手段,唤醒民众,唤醒青年,启发人们从人生的悲剧意识中觉醒,企图振兴日暮途穷的西班牙帝国的文学和教育,唤回西班牙的民族灵魂,建立一个崭新的西班牙,阔步向前的西班牙。

作为教育家的他,30岁开始写作。1895年写的第一本书名为《关于纯正性》(*En torno al casticismo*),讲的是永恒的传统和卡斯提亚的精神。1903年第二本书名为《关于我的国家》(*Demi país*),讲的是卡斯提亚种族和当时西班牙的国势衰朽的问题。乌纳穆诺踏上文学之路,虽然起步较晚,但其著作等身,而且涉及的文学品类极广,可称得上是个全方位的作家。他是作家,又是诗人;是文学评论家,又是教育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作品类别有小说、诗歌、戏剧、散文随笔、文艺评论、语言文学研究及政论、哲学、宗教杂文等。乌纳穆诺一生总共写了8部小说、12部散文随笔、7部诗歌集和5部戏剧,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影响深远。他的著名小说《雾》是一部构思严谨、富有哲理的现实主义小说,在西班牙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在这部小说中,乌纳穆诺采用了在他那个时代颇为大胆、新奇的艺术形式和写作技巧,如内心独白、意识流、双向式对话和单向式对话,打破传统小说中作者、人物、读者三者之间被动的、固定的创作和阅读关系,要求读者参与小说的再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讲,乌纳穆诺的小说《雾》,和卡夫卡等人的作品一起开辟了20世纪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先河,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元小说的先河。乌纳穆诺的作品风格朴实、音韵和谐、文字优美,因其独具一格的文风而成为西班牙现代散文的典范,与其他“98年代”的作家一起对西班牙20世纪的散文革新起到了推动

作用。在西班牙文学史上,乌纳穆诺的写作风格被定格为“乌纳穆诺式或乌纳穆诺主义”(unamunista o unamunismo),不会与其他人的作品混淆。

乌纳穆诺一生战斗不息,挣扎不止,与肤浅鄙俗、麻木不仁的环境斗争,与悲观失望的民族情绪抗争,为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挣扎。乌纳穆诺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基督教的挣扎》。他对“挣扎”一词从词源角度(他的惯用手法)进行考证。考证的结果是,“挣扎”一词的含义是“斗争”,由此确认了他的斗争的人生哲学。

不管在西班牙君主政体时期还是共和国时期,乌纳穆诺都持有不同的政见,以无党派的身份而自豪。他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那种超阶级、清高自负的特点。他自称独一无二,因为他的名字 Unamuno 一词按西班牙文结构形式是:una+m+uno,而 una 和 uno 在西语中是不定冠词,都是“一”的意思,前后都是“一”,只不过一个是阴性一个是阳性,故他自称独一无二是有道理的。他的名字起得确实很独特,unamuno 中间的西班牙字母 m 可以解读为西班牙文的数学加号 más 的缩写,这样乌纳穆诺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就是 1+1 等于 2。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以他的战斗精神来说也不失为一种恰当的解释。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好恶,从不畏惧强暴,也从未被功名利禄所诱惑。他对西班牙的脉搏把握得十分准确,并利用一切机会讴歌她。他对欧洲的资本主义残暴面目深恶痛绝,他否认自己是欧洲人。他认为西班牙欧洲化将意味着西班牙的毁灭。他以毕生的精力启发人们从醉生梦死中觉醒,他梦寐以求建立一个新的西班牙。他在小说《迷雾》中宣称:“我,是的,我是一个西班牙人,从出生

到所受的教育,从个人精神境界到使用的语言,甚至我的职业统统都是西班牙式的。首先,我是一个西班牙人。”有关西班牙的这一爱国主题,在他的随笔《关于纯正性》(1895)、《唐·吉珂德和桑乔的一生》(1905),游记《穿越西班牙、葡萄牙的土地》(1911),以及《西班牙:思想之旅》(1922)等著作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谈到乌纳穆诺的人品,在西班牙几乎没有任何争议。西班牙皇家学院院长、“27 年代”诗人达马索·阿隆索(Dámaso Alonso, 1898—1990)在列举“当代英雄”名字时,首先提到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就其对西班牙文化的贡献而言,乌纳穆诺作为 20 世纪西班牙文学和思想界最伟大的人物是当之无愧的。另一位曾任西班牙皇家学院院长的拉蒙·梅嫩德斯·毕达尔(Ramón Menéndez Pidal, 1869—1968)谈及乌纳穆诺时讲道:“他虽然不是公众喜欢的人物,但他是尽人皆知的人物。他受某些人憎恶,应另当别论。他虽然受人批评但同时也深受敬佩。”

他确实给人以傲慢的感觉。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毕约·巴罗哈(Pío Baroja, 1872—1956)说过:“与乌纳穆诺谈话,对话很快变成独白。”“从他的谈话兴趣说,乌纳穆诺并不愿意放弃任何谈话的机会,但是他根本不听你讲话。他似乎在和康德讲解康德的哲学,和数学家波音卡雷(Poincaré)讲数学,和爱因斯坦讲相对论……他经常傲慢地、不停地避开与他对宗教的忧虑无关的话题,他的这些忧虑像黑夜的闪电传播在他的作品中。他以男高音的声音评论他的时代。他以一个比路德走得更远的思维对待学术事业。”

乌纳穆诺无论在写作上还是做人上,都具有独特的风格。乌纳穆诺在现实生活中勇于追求真理。谈到做人的准则时,乌

纳穆诺在《我的宗教》(*Mi religión y otros ensayos*, 1910)一文中,在谈论真理与生活时这样写道:“我一贯相信,固执肯定地相信,一个人最高尚的品德应该是真诚,最令人不齿的毛病是说谎,以及谎言的派生物:装腔作势、虚伪和夸夸其谈。我倾向把伪善的人称为恬不知耻的人。……更严肃地说,不说谎还不够,还要说真话,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比如一个杀人犯,光说不杀人这是不够的,应该增加和改善别人的生命。比如一个窃贼,光说保证不偷窃也是不够的,应该增加和改善公共财产及其他人的财产。”“我深信如果我们所有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讲赤裸裸的真话,我们就能相互理解。如果我们所有人的嘴都能对着良心说话,我们就能肝胆相照,化解猜疑,摒弃前嫌。”

乌纳穆诺过于骄傲、好表现自我。从他的作品、他的行动、他的生活以及他的外表都突出表现这个特点。说到乌纳穆诺的外形时,人们这样给他定位,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人高马大,风度翩翩;目光敏锐,嗅觉灵敏;胡须短粗,声音洪亮。他不是穿着时髦的人,阳刚大气的外貌突现出他是向时代挑战的人物。他一生忠心于妻子孔查·里萨拉加,育有六个子女。他烟酒不沾,用冷水洗澡。他的教学没有大纲,讲课情绪随课文内容的变化而变化。为了直接阅读原文,他对拉丁文、希腊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和丹麦文都有深入研究,颇有建树。乌纳穆诺还曾经翻译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他熟悉几乎所有欧洲的哲学名家。西班牙《号角报》在《致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文章结尾部分还说,乌纳穆诺是他那个时代少有的杰出人才之一,他是唯一一个坚决迎着风雨逆流而上的人,他是个疯狂的智者。乌纳穆诺犹如一棵高山上的圣栎树,迎着呼啸的北风,上接苍

天，植根大地，勤恳地播撒他的树种。

乌纳穆诺出生在西班牙北方工业城市毕尔巴鄂的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徒家庭，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西班牙中北部城市萨拉曼卡度过的。萨拉曼卡市中心有一座乌纳穆诺博物馆，博物馆里收藏展出他的大部分作品。其中《童年和青年的回忆》一书中记载着他童年的生活：“我不记得我是怎样出生的。出生是自己的过去，一如死亡是自己的未来，完全应该是我的生命的体验，但我必须依靠别人去相信它的存在。好在死亡如出生，将不能留下记忆。尽管我不知道何时何地降生，但从医院开出的出生证明使我明明白白地看到：我是1864年9月29日来到这个世界。”父亲早逝，加之社会动荡，乌纳穆诺自幼寄养在亲戚家里。因此，平静的生活和单纯的人际关系后来成了乌纳穆诺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据说，乌纳穆诺儿时虽然沉默寡言，但满脑子都是哲学命题。他用默默无闻构筑了一道围墙，又用思考填补了时间的空白，不到11岁就通读了康德和黑格尔，为他后来在22岁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乌纳穆诺深切关心西班牙的命运，尤其是1898年西班牙帝国衰败之后的命运，他孜孜不倦地钻研探讨民族历史，游历四方，足迹踏遍全国各地，在1922年出版的《西班牙：思想之旅》一书中，他发自肺腑地呐喊：“西班牙让我心疼！”

乌纳穆诺晚年致力于政治，历任共和国议员、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等职务，成为西班牙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却陷入不适当的沉默之中。夫人孔查的去世，使他的精神支柱崩塌，他一直认为她是被独裁政府埋葬的。再回想起1924年至1932年的痛苦流放、校长职务被替换等不愉快的生活经历，

他心中郁郁寡欢，对所谓的尊重、崇敬、崇拜已经心不在焉了。

乌纳穆诺去世的那一年正值西班牙内战爆发，他把内战称为“粗野、无教养的战争(Guerra incivil)”。乌纳穆诺陷入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憧憬之中。当西班牙内战开始时，佛朗哥的国民军很快占领了萨拉曼卡。乌纳穆诺概括自己对“国家元首”的态度时，说了上面曾经引用过的那句名言：“你们可以以力服人，但不能以理服人。”1936年10月30日，乌纳穆诺再次被解除萨拉曼卡大学校长的职务，被软禁在自己的家中。直至同年12月31日，乌纳穆诺悲愤离世。

在乌纳穆诺离开世界的那一天，他的朋友巴托洛梅·阿拉贡来访，当时看到他的一只脚放在一个火盆旁边，火盆里的火苗清楚可见。在他们的对话中，乌纳穆诺显得有些痛苦和悲伤，阿拉贡对他说，上帝可能把背部朝向西班牙。乌纳穆诺马上反驳：“没有！不会的，阿拉贡！上帝不会把后背朝向西班牙。西班牙会自救的，她必须要自救。”乌纳穆诺最后的几句话把西班牙和上帝联系在一起。

虽然乌纳穆诺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永远活在西班牙人民的心中。在曾经被流放过的加纳利群岛的富埃特文图拉岛的一座山坡下，矗立着乌纳穆诺的全身雕像，雕像前面是他的墓碑，墓碑正面刻着他的一首诗中的一段文字：

永垂不朽的圣父

请把我装入你的心胸

那里是神秘的归宿

我将永远安息其中

我来到这里时已是粉身碎骨

因为艰辛和忙碌

二、乌纳穆诺谈灵魂不朽

《生命的悲剧意识》是乌纳穆诺当之无愧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洋洋 20 万余字的涉及人生重大问题的哲理性散文中，分 12 章论及了人生、疾病、健康、怜悯、慈悲、爱情、人格、宗教、信仰、哲学、吉诃德主义等主题（读者可从译者为本书目录增加的章节小标题中获得部分内容的梗概）。

《生命的悲剧意识》主要探讨的是人死后灵魂是否不朽的问题。乌纳穆诺在书中，反复探索生存、死亡、神性等人生的问题及其真正的含义，其中尤其对人死之后灵魂不朽的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论述。从灵魂不朽的问题继而引发出诸如上帝的存在、哲学的研究方向、宗教的实质及理性的溶解等哲学、宗教命题。在论述过程中，反映出他在信仰与理性之间的极大矛盾心理。他在本书中所表示的宗教观与天主教教义明显相悖，但是乌纳穆诺又试图将势不两立的内心矛盾协调在一起，由此在心理上为自己搭起了一个内战的平台。在本书的第十二章乌纳穆诺这样说他自己：“总而言之，这篇包括十二个章节的散文里面充满着内心的矛盾，至少表面上的，一如生命，一如我自己。”

乌纳穆诺的哲学首先关注的是人的某些需要和忧虑。对人来说，人与生俱来就存在忧虑和需要，随着成长和发展又出现新的需要。

乌纳穆诺在《生命的悲剧意识》中一再提出的人(hombre)是“有血有肉的人,就是由出生到受难,最后要死亡的人,尤其要强调的是,一个终究要‘死亡’的人。如果要把这个人说得更具体、更直白,就是:要吃饭,要喝水,要玩耍,要睡觉,要思想,有爱欲的人;是看得见的人,听得着的人,就是我们身边的兄弟,真实存在的兄弟”(第一章)。他所一再提出的人生是具体的人生,实在存在着并生存着的人的人生,这个人是一个不断提出有关他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目标或目的的人。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这个实在存在着并生存着的人“为什么”和“为了什么”要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显然,这些疑问与人类的存在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乌纳穆诺思想的最高境界即他的意识,是他和国家的命运及他的个人忧虑都与这些疑问紧紧结合在一起。人就活在一个又一个接连不断的担心之中,人为之担心的问题即围绕他存在的意义问题。对乌纳穆诺个人而言,他最担忧的和最重要的问题是:人死后个体命运的不确定性。纵观全书,乌纳穆诺更关心的是西班牙在1898年古巴宣布独立之后的命运。古巴宣布独立敲响了庞大的西班牙帝国的丧钟,因为就在几个月之后,根据有关和约规定,西班牙政府放弃古巴,并将波多黎各、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关岛以及菲律宾割让给美国。西班牙海外属地只剩下巴利阿里群岛、加那利群岛、几内亚境内一条狭长地带和摩洛哥境内的三块飞地:休达、梅利亚和伊夫尼。在已经消失的帝国上空,太阳沉没了,西班牙瓦解了。它远远离开了欧洲,像是一只自行漂流的木筏,随波逐流。属于“98年”这一代人的乌纳穆诺们认为,必须恢复西班牙的生气和灵魂,回归欧洲,重振雄风。能言善辩的乌纳穆诺,出于对“98年代”思想家幻想破灭的反应,向

全欧洲提出以西班牙为理想典范,以唐·吉诃德为理想楷模。

乌纳穆诺所反复关注的灵魂不朽,不单单是指个体人的灵魂不朽,实际上他所关注的灵魂不朽更主要的是关注西班牙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不朽。乌纳穆诺除了关注个体人的再生问题之外,他更关注西班牙的再生。关于不朽的问题,是乌纳穆诺反复复论及的问题。作为“98年代”的核心人物,乌纳穆诺一直在关注西班牙人民的命运,讴歌卡斯提亚以及整个西班牙民族的灵魂及其永恒价值。他注意引导读者抓住西班牙的本质,使人民对西班牙产生新的感受,使作家和读者共同挖掘祖国的宝库价值来寻找现存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从而焕发出奋发图强的精神和改变当时西班牙的民族意识。

“我所称之为人的或民族的生命悲剧意识,至少指的是我们的生命之悲剧意识,是西班牙人民的生命之悲剧意识,西班牙人民的生命之悲剧意识,这个结论是在我意识里的反映,是在西班牙形成的西班牙意识。这种生命之悲剧意识实际上就是天主教的生命意识。天主教义是悲剧性的,而人民的悲剧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是想通过这篇文章展示一个西班牙人的心灵,进而展示西班牙民族的心灵。”(第十一章)这些表白道破了乌纳穆诺苦心撰写《生命的悲剧意识》的初衷。这里应该向读者交代的是,这本书的原文全名是:*Del sentimiento trágico en los hombre y en los pueblos*,确切地翻译成中文应该是:《人和人民身上的生命悲剧意识》。但是,因为书名稍稍显得长了一些,西班牙出版界出版该书时都将“人和人民身上”这几个字省略,简化成《生命的悲剧意识》。我国出版界因此也从来没有将书名完整地翻译出来。细心体味原书名的内涵,我们应该能够了解乌纳穆诺构

思的苦心。乌纳穆诺不仅是在讲一般的人生，在深层意义上是在讲所有人和所有人民的生命悲剧意识，更为重要的是，乌纳穆诺是在向西班牙呼吁、呐喊西班牙国家和西班牙人民的悲剧意识。

让我们首先读一读乌纳穆诺在书中第五章中的几段论述：

换言之，意识还是有机体及其所有有机功能的实体形式。灵魂不只是思想，也有感觉和欲望的要求，它还能运动身体和产生生命的功能。在人类的灵魂中，集合了植物的、动物的和理性的功能。这只是一种学说。但是，离开肉体的灵魂已经不具备植物性和动物性的功能。

有的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会有再生。一提再生他们就恼羞成怒，提到有人相信再生，他们就万分难过，恨不得希望没有再生问题的存在。我对这种态度不敢苟同。应该尊重那些坚持不懈信仰有再生的人，他们信仰再生是因为需要。他们的精神状态是高贵的、人性的、有内涵的，但是有绝望的情绪。

不仅仅应该理性地验证灵魂是不朽的，还应该验证人类意识在牢不可破的未来一系列时间里依然存在。而且，还更应该验证：在其界限之内，个体意识在它所依附的肉体组织死亡之后，它本身是不能继续存在的。

在第六章中他又写道：

严格地讲，个体意识坚持的灵魂不朽是非理性的，理性之外的课题。理性地讲，连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都不存在。更严格地说，灵魂不朽和绝对死亡都是不可思议的。为了要达到解释世界与存在的目的，这是理性的工作，根本就不需要假设我们的灵魂到底是必死或者是不死。因此，单就这个假设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

在这里我们应该这样诠释乌纳穆诺的思想意识：没有祖国，没有民族，没有人民的肉体组织，一个个人何以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自己的头脑中的纷乱不安的思想，犹如离开强壮树根的树枝，以持久不变的形式和角色又附着在根上，这时它们已经成为思想的僵尸。理性如何向生命的启示敞开大门？这是一场悲怆的战斗，这是在悲怆的深处进行着生命与理性的战斗。真理呢？是存在还是被包围？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乌纳穆诺的矛盾心理。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矛盾呢？

乌纳穆诺在他的《生命的悲剧意识》中设想了一个他对理性与信仰的最富激情的辩证公式，实际上是在人的最大愿望（继续永远存在）和他的最深刻的体验（害怕死亡，害怕不存在）之间存在一对相互矛盾的主体。在《生命的悲剧意识》这部作品中，乌纳穆诺把人定性为：人的存在在时间上是被一个整体延续的原则决定的。可以把这个原则解释为：人处在这个世界上，处在某

种空间里并在其中运动。乌纳穆诺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是活在时间长河中的存在。这个整体原则也体现在身体和行动的一致性上。为此,乌纳穆诺打了个比方:你的两只脚绝不会朝相反的方向上行走,在正常情况下,不会一只脚向左,一只脚向右。或者说,像哲学家比喻的那样,当我们看东西的时候,肯定不是一只眼向北,一只眼朝南。至于行动,应该说,经常朝向一个目标,抱有一个目的,尽管有时目标和目的有所变化。乌纳穆诺说的“人”,都希望继续存在着。每个“人”,只有他自己才会在社会上完成一个角色。别的人谁都不能扮演这个角色。虽然在感觉或思想的方法上,肯定会有变化,但是,只有当这些变化在统一性和延续性上、在精神上趋向一致的时候,它们才会有同一的感觉。

对于乌纳穆诺来说,“如果我们希望(或梦想)成为不死的人,我们必须用我们的意志使我们用理性已经杀死的上帝复活。在这个意义上,以人为出发点的哲学正是围绕人死后的重大问题而展开的。哲学就是为了我们死后意识的命运而不断提出问题的。有骨肉的人正是为‘重大问题’而忧虑的人。然而,这个人就是面对‘不确定性’问题的人。所谓的‘不确定性’的内容包含:死亡问题,对彼岸的忧虑问题,意识的命运问题和灵魂不朽的主题”。乌纳穆诺为我们描写的“人”,是依赖意识存在和依赖意识活着的人。这个人清醒地知道有一个世界的存在。一个世界,由谁来造成的世界?由上帝造成,造成这个世界为了谁?为了意识,为了每个人的意识。世界为人而存在。世界为了个人的意识而存在,是为了每个“我”。当“人”肯定他的“我”的时候,即是说肯定他个人的意识,与此同时也在肯定“人”自身,肯定具